

六臣註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越中徼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彼使較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庸爲

威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

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

服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

五臣作首來享

善曰禮記王制曰五

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

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

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

平番禺太子入朝

善曰文穎曰平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願

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

也越有三此其一也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南夷之君西轅

蒲北切臣本有憊字

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愔怠

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臂詹耳莫不貢職良曰棘捷謂蠻夷名長君效

且愔怠怠傲慢也

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

妾

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

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貌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

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

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衛使者不然

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

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善曰

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爲驚懼

子弟憂患

五臣本作志

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

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而爲轉運非上本意也

當行者或云

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

自相劫奪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弩弓而馳

荷兵而走

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往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濟曰烽燧者舉火以警候

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善曰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

哉言與巴蜀人不異王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

子青在諸侯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位為通侯處

列東第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

列五臣本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骸古才切向

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今奉

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禮誅善曰抵至也亡逃而

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南夷謂夜郎也

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

也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也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

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

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善

誠信之使也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

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

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

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

向曰曉明

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

親見近縣

善曰重難也城旁近縣

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

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喻陛下

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表紹檄豫州

善曰魏氏春秋曰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善曰魏志曰同翰注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

翰曰琳避難

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

守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

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統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

非常之功

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向曰

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云思其險難因

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

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

望夷之敗

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齒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

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
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
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侵盛羣下莫敢
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
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
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
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汧辱至今永為世鑒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平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

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發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本作

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

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

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

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

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倌徐璜並作妖孽號餐餐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

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倌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

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

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

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飽鴉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

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食者也飽音咆向曰

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倌中常侍徐璜

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號餐餐貪也父

表紹獻豫州

嵩乞勾

蓋

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勾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

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勾乞也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

賣官言嵩以車載賄賂寶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

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

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

子政教也言傾操贅職閹遺醜本無懿五臣本德善

覆天子政教贅謂假相俸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疣贅假肉也贅之銳

切疣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喻嵩

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標匹校鋒協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

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元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標劫校健

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

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

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

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弃瑕取用善曰魏氏曰董卓呼紹欲發帝紹不應因橫刀

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良曰提攜鼓舞也東夏即渤海也故遂

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脾師五臣謂其鷹犬之

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

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

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犬將搏擊

之能可為爪牙之任

也言鷹犬以比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善曰

字書

曰佻輕也勅聊切統曰佻輕傷夷折衄六女數喪師徒

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向曰夷殺衄縮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

也師徒衆也行東郡五臣本有領兗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

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濟

曰專統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

之而又表天子令被以虎文獎子威柄威柄善曰被以虎

操領東郡太守也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

作獎質而彼虎文者乃紹蓋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秦孟

勸賊以成威福之柄明帥帥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而操

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

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

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

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跋

扈謂搆強也肆縱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

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

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

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齊曰偉

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爲兗州邊讓

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

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

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

林言多也憤奴奮舉也言士

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

幕府惟

五臣彊幹弱枝之

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徒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本喻君也技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

故復援旌

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

慈與切善曰紹征呂布

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安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 向曰援引擐貫拯其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眾奔壞也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

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

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

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充士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

大恩謂**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善曰都長安後

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暹

也寇**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逞離局**善曰魏志

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

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翰曰時公孫瓚出軍也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

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逞暇也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

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善曰魏志曰天